

# 文丛 观澜

## 交融集

◎ 来新夏 著



关于黔东南苗族历史研究的里夏著  
国书与《世界集》  
地方志与《世界集》  
地方志、民族志、科技建设与《世界集》  
《世界集》的保护与研究  
《世界集》与《清人笔记》  
《宋人把杆》与《宋人把杆》  
《宋人把杆》



岳麓书社

-14

观澜文丛

# 交融集

◎ 来新夏 著

1925 2

岳麓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融集/来新夏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256 - 8

I. 交... II. 来... III. 文史—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393 号

· 观澜文丛 ·

## 交融集

作 者: 来新夏

责任编辑: 杨云辉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http://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978 - 7 - 80761 - 256 - 8/I · 890

定价: 25.00 元

承印: 湖南航天长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 目录

宁宗一序：从对接到契合——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实录 / 001

## 卷一 管窥 017

关于转型期历史研究的思考——兼与唐德刚、耿云志先生商榷 / 018

国学与“国学热”——与刘梦溪先生论国学书 / 023

地方志与文学研究 / 027

地方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 032

漫话古籍的保护与研究 / 039

清人笔记与《清人笔记随录》 / 045

“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 / 053

题字种种 / 060

## 卷二 访谈 063

闲话读书 / 064

纵横“三学”求真知——访来新夏教授 / 073

关于清初官方古籍整理例目的通信 / 087

疑义相与析——《关于“恶”的历史学》一文的答复 / 094

我们扫地那些年南开最干净的几年——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 / 099

研究“坏人”历史的人 / 105

关于近代天津文化印象的记忆 / 115



就《林则徐全集》的出版答《炎黄纵横》记者问 / 119

### 卷三 个案

123

林则徐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奉献 / 124

林则徐禁烟与当前的肃毒 / 131

林则徐照会英女王 / 138

林则徐死因之谜 / 140

林则徐的诗 / 144

林则徐的书札 / 146

林则徐情结 / 154

林则徐研究与林学研究 / 157

### 卷四 述往

161

会通古今郑渔仲 / 162

清代笔记作家梁章钜（附录 梁章钜教子案牍文字） / 165

通俗史学家蔡东藩 / 179

中国近代思想家译作家严复 / 187

陈垣老师与历史文献学——纪念陈垣老师110周年诞辰 / 196

顾廷龙先生与版本目录学 / 202

王重民先生与古典目录学 / 211



学兼史志的林天蔚 / 218

悼语言学家曹聪孙 / 222

## 卷五 谈故

225

豆腐文化三说 / 226

烹调最说天津好 / 233

说年号 / 237

邮票的说古道今 / 239

番薯的引进 / 245

海源阁沧桑 / 249

牛年颂牛 / 255

马年颂马 / 258

鸡年话鸡 / 261

写给狗年的话题 / 264

## 卷六 点评

267

记人代之古今 标卷帙之多少——评《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 268

漆永祥与江藩研究 / 273

一部可供历史实证的图像册——推介《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 278

“临渊羡鱼”还是“竭泽而渔”——读《1910. 莫理循中国西北行》 / 282



雅阅《书楼寻踪》 / 287

红楼何止半亩地——评《红楼半亩地》 / 291

入境问俗——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 / 294

读《萧山市志》第一卷后 / 296

## 卷七

## 序跋

301

韩译《古典目录学浅说》序 / 302

《鲍廷博年谱》序言 / 307

《地方文献论集》序 / 312

《新方志概述点评》序 / 317

《洲泉镇志》序 / 321

苏州《友新六村志》序言 / 324

《文澜阁上说书事》序 / 326

《脸谱流变图说》序 / 331

一部史著的新生——《中国图书事业史》书后 / 335

跋《唐魏郑公洪范真迹卷拓本》 / 338

后记 / 341

# 从对接到契合

---

## ——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实录

### 一

文史学界熟悉来新夏先生的读者和朋友，都深知他原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在其心灵深处有着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永难割舍的爱恋与执著，尽管他对之进行过精深的解剖和评鹭。于是在我的印象中，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前十几年，他的著作似还未越过他长期积淀的专业范围，即使在我的小小书房中，伫立于书橱上的也是他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中国近代史述丛》、《林则徐年谱新编》、《中国地方志》、《志域探步》、《古典目录学》、《古籍整理散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书文化的传承》、《北洋军阀史》等近二十种之多。可是，就是在近年，我突然发现来公的影响竟然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他的文史随笔专辑联翩而至，仅在我的案头就有了近二百万字大关的十多部散文选集，计《冷眼热心》、



《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学不厌集》、《出枳集》、《一苇争流》、《邃谷谈往》、《只眼看人》、《来新夏书话》、《且去填词》、《邃谷师友》、《谈史说戏》和刚出版的《80后》。在我解读这些文本并追寻其古稀之年“变法”的演进轨迹时，我发现了一个我自认为能得来公学术和心灵真詮的现象：在史学和文学两条路并行的轨迹上，他进行了从容的对接。也许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始终认为，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人类的心灵史。也许正是根据这一认识，我主张把文学作为“心史”来研究。因此，如果说来公在几十年治近代史、地方志、目录学和图书事业史方面，是在铺陈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史，注重的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衍演变革的话。那么与这种“编年史”的纵向宏观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他近十多年却在横断面上逼真地展示了人世百态和各有一方天空的学术文化，这既体现了他的学术见地，又说明了他文化焦虑和对现实关怀之深。所以与他的“编年史”不同，作为横断面的随笔的展示方式是描绘人、事、书、物、山川的品格与气韵，性质与形式，从而也就暗示了纵向的历史沉积过程。因此，读先生的大部分随笔，给人的强烈印象好像总是能不断地听到一连串的声音：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文化，这就是活着的历史！于是它证明了一点，历史过程和发展及其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于是史与文在来公的随笔中得到了契合。

有成就的文史大家总是有创造思想和介入现实的双重使命感，因此他们总是能把对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紧紧地统一起来。来公的随笔最突出的特点正是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在历史的背景上思考当代，真正做到了当代意识与历史深度的融合。比如来公对林则徐的研究用力最勤，也最见功力的是《林则徐年谱新编》（以下简称《年谱》），这是一部搜罗既广，采摭且备的长篇力作，它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典型的人物随笔《林则徐的取法前贤》、《林则徐的书札》、《林则徐死因之谜》、《林则徐的禁毒思想》、《林则徐的诗》、《林则徐禁烟与当前的肃毒》以及《林则徐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奉献》等篇什，我却并未把它们看做是厚重沉实的《年谱》的浓缩本或派生物；相反我有意识地把它们看做是独立的人物速写。而当你一旦面对他时，你会很快地对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有文化血脉上的亲近感。在生命体验上，几乎使我们更直接更强烈地触摸到了林则徐的一颗深邃伟岸而又高贵的灵魂。同时，我们也就发现了来公内心的浩瀚和力度。所以我们可以把有关林则徐这一组随笔视为《年谱》的姐妹篇，甚至可径直地与《年谱》并称为“文史双璧”。这里给我的启示是：以人性写历史的原则，即用理性、情感与人性来和历史人物沟通。

在《兼资文武、六艺旁通的女科学家王贞仪》、《自制望远镜的郑复光》和《化学家徐寿的生平与成就》等篇，来公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表层的历史知识和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

从而让人们了解我们民族文化史的光辉传统。其实值得注意的倒是来公的当代意识，它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化精英，真正领略到了他们禀天地之气、妙悟其潜藏的人生底蕴。来公笔触所至真是洞幽烛微，出神入化。于是人们从王贞仪、郑复光、徐寿等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龙虎真景”，这才是史家的眼光和文学家的感悟力的有机融合。

有一句读书人都很熟悉的话，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当然是对人类理性思维的一种反讽。倒还是马克思说得更深刻：“思考使人受伤，受难使人思考。”先生正是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化作冷静的沉思，化作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也无风雨也无晴》乃是《依然集》的代序。我拜读此文，可以说是心潮起伏。而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它，是因为该文是来公心灵的一次曝光或曰是他心灵的折射。他谈及在没有纷扰和半夜静思的时候，他不断地重温少时反复读过的东坡翁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他写道：“……这首词确曾给我一种解脱，无论在明枪暗箭、辱骂诬蔑的风雨中，遭到天磨和人忌；还是在几度闪光的晴朗时，傲啸顾盼，我总在用这首词的内涵使我遇变不惊，泰然自处。”看了这样的文字，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一贯的思路中，“无悲无喜”乃是一种极高明的参禅境界，像来公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一下子上升到佛界四禅天呢？当然不是，他只是在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情趣，一种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一则短序，我发现先生倾注了浓烈的情感，因此你同样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心灵史的

一角。我若有所悟：来公历经磨难。然而正是这人生的磨难才真正成为先生的精神财富。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文史之学支撑着他的理想与信念，他也许不会或不可能走到今天。他的历史随笔是比一般的倾诉更高一层的表达。

既然有了这样的心灵境界，于是为文时，你又可感受到先生内心虽难免仍有激愤，但却少大言，而大义自显。至于激烈的指责或者吹鼓手式的吹吹打打却与他的所有著作了无因缘。所以他的随笔少用断语，而提供给你的仍是深层次的生活的和心灵的真实，却又把判断的权力留给了读者。《漫说“势利眼”》、《谤墓之文》等都是有感而发之作，然而却无剑拔弩张之势，行文心平气和，娓娓道来。所以我常说，作家越老灵气越足，在自我消解的过程中，他们的“天目”洞开了，看见的不再是青壮年时代的梦中幻景，而是超越现象界的人性的弱点。于是，在我们读惯了过去和现在那种急于臧否、勇于判断、致力于结论的文章，再来读来公的大作，不禁想到中国当代的随笔，原来可以有这样一种从容一些、具体一些、情绪平静一些的写法和路数！在这个问题上，它给予我这样的启示：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个有社会良知、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经受得住心灵的煎熬，而决不能以付出人格为代价。

来公说，他读的书除了用文字写成的书外，还读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参见《路与书》序）。对于后者，人与人之间都不可重复，而对于前者，后学只有仰慕：先生读的书真多！请看十多部随笔集中就有那么多的读书札记式的“书

话”。比如《依然集》中的那两组小品：“清人笔记随录”和“清人北京风土笔记随录”尤堪一读。先生之文吞吐古今，胸中经纶，若浩浩烟波之无垠。这使我想到：进入成熟时代的作家，有在高层次上重新认同传统文化的能力。然而这认同并非无批判、无自省，而是一种智慧者的沉潜，既保持着现代人的理性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之精要产生深邃的感悟。所以我说，来公乃是深谙书话写作之大家。因此我读他的这些书话小品，确实读出了他的学识，读出了他的才情，更读出了他的人生况味。

## 二

说来公古稀之年的“变法”，这当然是和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转暖与变革的文化环境有着太多的关系。在我看来，来公的历史研究与文化随笔总的也是最鲜明的特点是：学术心态充分地自由，而又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所以他的论著极富当代性。然而他又对喧嚣的俗情世界、新潮的时髦保持着距离，绝不随波逐流；同时又敏感地警惕着生命的钝化、心灵的消亡、人性的物化和人文精神的沦丧。我想，这就是我心中一位文史大家以其学识的睿智反思历史和认知当代的学术风格。这一总的特点在《冷眼热心》、《依然集》、《一苇争流》、《邃谷谈往》和《且去填词》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我觉得最值得人们打量的倒是来公的文史随笔是如何从文史这两条平行线的对接，进一步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契合，

两字之差，极能说明来公探索与追求文史随笔写作之文心。关于这一点，来公在《且去填词》一书中的《我也谈谈随笔》说得极为清晰透彻：

“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随笔写作成为文坛一大景观。我也就在这一年代混迹于随笔界。当时的动机，一是读了一辈子书，有许多信息应当还给民众。过去写的那些所谓学术性文章，只能给狭小圈子里人阅读，充其量千把百人，对于作为知识来源的民众，毫无回馈，内心有愧，而且年龄日增，也到回报的时候了，于是不顾原来圈子里朋友们‘不要不务正业’的劝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并向民众谈论自己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另外我还有一种羞于告人的动机，就是向师友们呈现另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怀之作，摆出点轻松洒脱的姿态”。

这一段文字是来公坦诚的心灵告白：“回归民众”、“遣兴抒怀”，我之所以选取这一段文字也正是我心中理解的从“对接”到“契合”的关键。而所谓“摆出点轻松洒脱的姿态”则是善用心中一点灵明，洞悉民众之心，这才有了“回归民众”、“融入民众”的通脱心境。所以，读来公的书，我的感受是，千万不可忽视他关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心态情怀的章节，因为从中我们才能发现他与书的相加，就是一部具有自我人文风度的大书。应当说来公的书是“文如其人”这一至理的最典型最完全的范例。

说真的，来公的随笔从文史对接到二者的契合无间，在无

形中给了我一种暗示，他开启了我多年困惑的问题。

比如，从一般文学创作角度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题材往往是文学与历史的契合点。他们能够使文学这面镜子照出历史的面貌，又使文学作品富于历史的内涵。然而当文史两家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那么，文史是一家？文史不是一家？就需要有所诠释了。

事实是，文学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不像历史事实那样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文学领域，它的不确定性往往是或大多是，越是重要的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代表作家与作品，在不同的文学研究者眼中就仁智相异，进一步有了“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之说。文学史家再怎样客观、公允，他所描述出来的文学历史图像，必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或者个性以及观照角度乃至独有的操作方式。

再有，历史学不研究重大历史事件，不研究人物的行状、根脚，就无所谓历史；而文学家除了作家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绝不会比历史人物的文本更少，他完全可以通过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去认识评价作家。这一切，人们的解释是，历史多是宏观的，偏重事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典章制度的变迁等；文学多作微观，许多记述都是史家不屑顾及的百姓生活。历史关乎外在，文学则注重内在；历史重形而文学重神；历史登高临远，雄视阔步，文学则先天地富于平民气质。所以对文史一家、文史不分家。我们在看到他们相通的那一面的同时，又比较看重其相隔相异的那一面。站在文学的研

究立场和叙事方式上，窃以为史家之眼光虽深邃，但对文学的诠释往往与文家眼光的审美性的、文学性的感悟多有不同。

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我意在说明：来公的文史随笔对我无疑是一种“解惑”，说明学问之道需要融通，绝不可胶着一隅。同时也说明他自己已经找到了文史这两家的最佳契合点，这就是心灵史。

从心灵史之宏观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的心灵史。所以广义地说，任何人的日常生活史都是心灵史。然而，知识分子由于心灵历程大多与学术事业直接相关，其学术研究史也许更鲜明地呈现为心灵史。根据这种认识，记得我从前写过的《两条平行线的对接》一文中就对来公《依然集》代序《也无风雨也无晴》提到自己特别看重此文，而在这一节我又提起此文，是由于它是来公心灵的一次曝光或曰是他的心灵折射，或者说来公为文的兴奋点往往就是在心灵上。一则短序，我发现先生倾注了浓烈情愫，所以我一直把它看做是先生心灵史的一角。

那么，现在来公的诸代表作又摆在我的眼前，我确实实地感到来公精神天空的进一步拓展。陈寅恪先生主张，治史要有所“发现”，也就是说，要在历史的观察中注入独特的目光，看到别人不曾看到的东西，来公撰写的历史文化散文，实际上是用文学的笔法治史。因此，它同样具备着敏锐的“发现”意识。这里起码有两点给我们以教益：

一是来公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讲解者，而且



是一个思考者；第二是他在文学层面、历史层面和哲学层面都作了清晰的表述。比如在诸多名篇中在写一个人物时，他把重点置于人的心理、性格和命运上；在历史层面上，他在提供了几乎无所不有的知识信息时，它的背景极为广阔，涉及的生活内容极为丰富；在哲学层面上，来公对个性、对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态度都作了认真的思考。就我喜欢的篇章来说有：《怀穆旦》、《张謇：能受天磨真英雄》、《袁寒云与宋版书》、《元白先生的豁达》、《世纪之交的沉思》、《敦煌百年三笔账》、《书生论》、《炎凉冷暖》、《儒商与商儒》、《论耻》、《一本装满人间冷暖的专著》、《下乡》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说是来公的天分、智慧、学养，也可以说是他的艰辛，更可以说是他的坚守、他的人格精神，才使他安时处顺，守己律物，神清思澈。

来公还有一组忆恩师忆老友的随笔，读之令人动容，也令人神往。其中《怀念谢国捷老师》、《师恩难忘》一连记述了来公的授业恩师，从广东中学时代的国文教师谢国捷先生，到辅仁大学的张星烺先生、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写来动情、诚挚、深沉。而《元白先生的豁达》又令人感到师生之间的亲切。来公虽然已进入望九之年，但仍以谦恭的态度道出：

“恩师们的严谨缜密，求实求真的学风，成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资质驽钝，虽全力以赴，至今未能达到师辈的标准，而深感有负师教。”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种永恒的尊敬